

一生一会

陈先红（华中科大）

茶道里说，我们每次与朋友对坐喝茶，都应该生起很深的珍惜。因为一生里能这样喝茶可能只有这一回，一旦过了，就再也不可得了。茶道“一生一会”说的不是相会之难，而是说，若有了最深的珍重与祝福，就进入了“道”的境界。

在去成都科华苑宾馆的路上，就在微信群里看看到丽丽、郑欣等一行南京多友，坐在杜甫草堂喝茶了，虽不能至，却油然升起“一生一会”之感。

在广大的时空中，在不可思议的因缘里，一年一度，念兹在兹的多友会，于大家而言，难道不是最值得期盼、最值得珍藏的盛事吗（我猜想多二代的回答一定是 yes）？在平日里，若有闲情，我常常去 qq 空间，翻看往年写的多闻记事，它们是我生命里的清风，生活中的营养剂，精神上的清凉剂。现摘抄几段，共忆往昔：

一日，CC 即将赴美，我们又侃到深夜，大家依依不舍，我倡议 CC 牵头成立一个学者沙龙，以便于大家今后常常相聚。平平接口道“应该取个名字吧！”丽丽反应很快，脱口道“不如就叫友多闻吧！”，“那就叫多闻雅集吧！”CC 一锤定音，同时在场的黄顺铭拍手赞同，那一刻，我们都很兴奋，立刻拍照留念，记录下这一重要的历史时刻---2006 年 5 月 7 日，凌晨零点 54 分。我们相约，多闻雅集于深圳传播学年会。（摘自 2007 年《“友多闻”与多闻友---多闻雅集缘起》）



（多闻雅集诞生照：2006 年 5 月 7 日，凌晨零点 54 分。我们轮番与 CC 合影见证）

最难忘的,是离开庐山那一夜,何舟教李老师打麻将, Mike Yao 静慧和我奉陪,(当时感叹刘洁不在,缺一个高手),郑欣、丽丽、和根助阵. 教练何舟滔滔不觉,什么“倒倒胡”、“一条龙”、“青龙”、“混龙”等名词术语,一套一套的,始终没有吊起CC的兴趣. 他像傀儡一样地坐着,任凭旁边的人给他出牌/摸牌, 无论我们怎样用“了解国粹, 比较东西方文化,看性格, 打工作牌”等等做诱饵,可是, 他始终是一副“任尔东西南北风,我自岿然不动”的样子,似乎对麻将没有一点兴趣.....(摘自 2008 年《庐山麻将的政治经济学--第二届多闻雅集散记》)



丽江之行, 主要包括多友, 少友和盟友三路人马。
“多友”是指曾经访问过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的青年学者, 取义《论语》中的“友直、友谅、友多闻”中的“友多闻”一词, 涵义有两层: 一是至博学多闻的朋友, 二是指新闻传播的同行。“舵主”李金铨老师 (CC) 发明的, 一语双关, 由此流传。此行多友主要有夏琮、章平、朱丽丽、祁林、王蕾、廖圣清、张红军、孙海峰、庄晓东、熊培玲和我, 一行 11 人(摘自 2009《云南多友之旅散记》)



(基诺族导游小白与林芬合影)

真的好感谢颜梅，古人是“竹院逢僧”偷来的半日闲，我们则是“山庄遇詹”寻来的半日闲，境界虽不如“偷”，但古人是“独乐乐”，而我们是“众乐乐”，气象更不同吧。闲处光阴逝，谈笑无还期。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地溜过去了，小詹提议去看看那些古建筑，于是，我们一行恋恋不舍地离开山庄。

深入鼓浪屿的后街，自是另外一番情趣：一路行径处，山馆常寂寂，曲径通幽处，禅房花木深，两百年的古榕树蓬蓬勃勃地垂吊下来，掩藏在悠长深邃的窄巷里，好似一幅浑然天成的油画。正值傍晚，夕阳斜斜地照射进来，斑斑驳驳地洒落一地，又多了几分梦幻般的感觉。忙不迭地打开我的 Sony 摄像机，每一个人在我的镜头里，都似“别有天地非人间”的逍遥仙，从画里走出来一样……忘形鼓浪后街，偶遇詹说传奇，古榕古墅共我，多友几个，从他古今消磨”（摘自 2010《偷得浮生半日闲——厦门鼓浪屿多友会小记》）



每一年暑假，最盼望的就是“CityU 多友会”了。

在我看来，参加多友会就是给自己放一次“学术休假”——带着学术，以度假的心情上路，拜访世外高人。

聚於大师之侧，谈笑皆鸿儒 往来无白丁，亦师亦友，惺惺相惜；跻身青春之列，快然自足，不知老之将至；置身自然之中，仰观宇宙之大，俯察品类之盛，肆意酣畅……

每个去的人都怀着不同的心情去，带着不同的感受归，这大概就是旅行的意义，人生的意义吧。

人生就是一场旅行。让我们相约： 每年夏天，随着多友去旅行。 兰州明年见。

(摘自 2011《台北：会山会水会多友》)





.....

.....

随后两年的多友会，2012年兰州会、2013年内蒙会，我都因故不能给自己放“学术休假”了，可是，那怕只是微信围观看热闹，也会有一种深深的带入感，一种自觉的“内眷化”倾向，生怕错过了那“一生一会”最美好的因缘际会。

2015年成都多友会，如期而至。在奇人奇才、同期多友黄顺铭的微营销下，热火朝天，与众不同。参会规模从10年前的十来人，一下子猛增到120人之多。晓程曾多次问我：你能参加吗？我的回答是毫不犹豫的：一定参加，如果连续缺席三次，那我这个极品多友也要连降三级了”。

虽然早早地打了定金过去，但是我知道，与“我来名之意适然，老松魁梧数百年”的cc和师母相比，与“洗耳不须菩萨泉，嘉二三子甚好贤”的青年才俊们相比，我已经是夏日荷塘里的那片“莲子已成荷叶老”的老荷叶了，只能和夏夏一起，拉着自愿加入的美女明华，躲进避世的“六善”，看着你们“红少绿多时，说不尽，无穷好”了。



(因缘际会，六善之行，由夏夏赞助，多友之爱，养心养身)

记得在成都多友会的第三组讨论会上，我曾说过，比较而言，工作是赶路，生活是行禅。美丽的人生不是一味赶路，而是且行且禅。成立多友会的宗旨就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以休闲的方式工作，以工作的方式休闲。我们选择了学术，就是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，那何不让它更加充满享受呢？

十年来，在新闻传播的学术麦田上，多友会已经是一束开得最美丽、最绚烂、最有爱的多闻花了，CC 犹怀老牛舐犊之爱，倾注学贯中西之智，让我们感念不已，受益终身。他总是生怕在曲终人散之后，再不会有相同的一会，于是竭力鞭策多友们把聚会时的种种情节场景和故事细节，一一写出来，典藏起来，成为大家共同的记忆。因为有了CC 最深刻的珍惜，有了诸多友最倾情的参与，有了顺铭最出色的川西营销和冰桶挑战，渐渐地多友会便成长出一种“道”之气象来，涵养出“无形学院”的气质来。

我深信，多友无形学院对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贡献是史无前例的，无论是科学研究，还是人才培养（包括我们的多二代），这种影响的潜在性、深刻性和持久性，将远远超过其他各种传统的、正式的学术社群。“被学界尊为科学社会学之父”的 R. K. 默顿认为，在无形学院的影响之下，相关科学研究成果将会出现“指数级增

长”。至少，在多友学院的冰桶挑战之下，川西作文数量得到了指数级的增长。哈哈，这也太有实效了。

林清玄说他最喜欢茶道里“一生一会”的说法，也最喜欢写了这样的句子送给朋友，“有时，人的一生只为了某一个特别的相会。”下一次，我也应该向 CC 求一幅墨宝“一生一会”，正好和之前 CC 的墨宝“缘生缘灭”一起，挂在我的“不是斋”里。

哈哈，接受冰桶挑战的用意原来在这里，大家说，CC 会答应吗？

(2015 年 9 月 2 日匆匆于不是斋)